

瑞安方言系列8

文讲 严正色，士讲 讲趣笑

恁眙苦！待你讲严正色罢，你还只当是讲搅调

记者 林晓

上一期，我们在“瑞安方言系列”之《“蚂蚁”有文化，“蚊虫”是英雄，“密更更”是个另类 瑞安话白读法很有意思》中讲到，“蚊虫”瑞安话的读音为什么是“门虫”呢？这是因为文白异读的多种读法而产生的误解。

“蚊虫”的白读法代表本土元素，是抗拒共同语（文读法）同化的一个英雄。“蚊虫”之外，蚂蚁的“蚁”字也有文白异读。“蚁”字的文读法为“议”，白读法的读音为“虎咬啊”，是个古音。

此外，我们还讲到在瑞安童谣《懒汉歌》中，很多字、词有文白异读，白读法就是瑞安的方言土音。

这一期，我们继续关注瑞安话的文白异读。



童谣《懒汉歌》有多个版本

上一期，《“蚂蚁”有文化，“蚊虫”是英雄，“密更更”是个另类 瑞安话白读法很有意思》文章刊登以后，读者反映比较“强烈”。有人说这个题目有意思，有人说文章写得“另类”，看文字有几处不懂，令人误解。后来，我们又专门与读者电话沟通，讲起了“门虫”和“虎咬啊”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说“哦！是恁个啊”。

据几位读者反馈来的消息说，瑞安童谣《懒汉歌》的版本有

好几个。我们将这些反馈信息整理了一下，先说一下读者提供来的《懒汉歌》。

版本一：“天光露水白洋洋，宁可日昼晒太阳。日昼太阳上晒落，宁可黄昏夹暗摸。黄昏蚊虫喂啊啊，宁可明朝天光起五更。”

版本二：“天光露水白洋洋，宁可日昼晒太阳。日昼太阳上晒落，宁可黄昏夹暗摸。黄昏蚊虫叫标，宁可明朝天光起五更。”

版本三：“天光露水白洋洋，不如日昼晒太阳。日昼太阳热烫烫，不如黄昏暗蒙蒙。黄昏蚊虫叫喂喂，不如明朝起五更。”

版本四：“天光露水白蒙蒙，等等日昼日头红。日昼日头猛蒸蒸，等等黄昏开夜工。黄昏蚊子千千万，不如明天起五更。”

也就是说，《懒汉歌》至少有四五个版本，版本之多，让人想不到。其中有相似之处，也有不同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指出其中的正误来呢？

“任可”、“宁可”和“不如”

前两个版本中，都写为“宁可”，是情愿的意思，用瑞安话读起来也较顺口。瑞安话中的同音训读字（读音）为“认家”。在《温州方言词典》中写为“任可”。例句：任可（读为“认家”）带路走，我阿不趁车。

“任”有安排（加派任务、授以官职等）、任由之意。瑞安话中同音训读字为“认”、“罪”。用法有：官任（认）起；你任（认）渠；任（罪）你；任（罪）你先；任（罪）你死活……

按以上这种说法，“任可”比“宁可”出现在童谣中意义更符合，读音也符合，更有道理。在《懒汉歌》这则童谣中，表示让步关系，相当于“纵使”、“即使”。所以，应该为

“天光露水白洋洋，任可日昼晒太阳”才对。

版本三、版本四中，则被改为“不如”，就感觉不对了。瑞安人在比较两件事物时，多用“任可”，基本没听到讲“不如”。

例句：“你该个鱼儿恁贵啊？我任可走渠拉买”，没有人会说“不如走渠拉买”。

在这里，“不如”是靠近普通话的讲法，向文读法靠近，模仿北方话的讲法。

在版本四中，“日头猛蒸蒸……黄昏蚊子千千万……”就更不对了，听上去，根本不像是瑞安话，倒有些像北方的童谣了。

当然，还要回到我们文白异读中来。“任”的文读法音似“赠”，如任务、任劳任怨。白读

法有两种，一为“认”，如任可；二为“银”，如姓氏的读法。

因此，从白读法来讲，在这首童谣中，“任可”比“宁可”更符合。

“黄昏蚊虫密更更”一句话连起来的读音似“闲婚门虫密怪怪”，“密更更”三个字最有趣。有学者专家认为，“密更更”这种词语是侗台语的语序，这种特殊的语序也可能是古代百越语遗留下来的。

当然，在版本三、四中，“蚊虫叫喂喂”和“蚊子千千万”是没有侗台语语序传承的。

在“密更更”中，我们也许可以推测，古代百越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，保留了百越语中这种特殊的语序。

士讲最好，文讲有味道

如果我们抛却逐字逐句的“咬文嚼字”，仔细观察这几个版本的不同之处，不难发现，这首童谣改变最大的地方是，文白异读被抛弃，白读法在减少。

童谣被普通话（官话）侵入，成了看起来颇为“洋气”的“文讲”（指文读法和普通话夹杂）版本了。

事实上，由于古代知识分子崇拜中原文化，并认同标准语的地位，方言区在传承教学中采用模仿标准语的读音，或用接近标准语的方言音作为读书音，并和口语音相映形成方言、文白不同层次。

这一点，在古代尤其突出。比如旧时没文化人的方言“土讲”，被知识分子所讥笑，所以，白读法较多的“土讲”，就渐渐“自卑”起来，向文读法靠拢。

另一方面，旧知识分子多不会写方言正字，文读法或用普通话夹杂的语言更适合文字的表达。这样一来，知识分子一旦将方言“落实”到文字记录上时，方言很快被更改，变成了官方语言。

因此，有识之士曾有这样的话“土讲最好，文讲有味道”，来表示对白读法的尊重。

土讲、文讲没有雅俗之分

白读法和文读法本身没有雅俗之分，和个人的文化修养也没关系。有人认为多讲文读法，会“文讲”就是雅举，“土讲”的人，就是俗人，这是不对的。

在以农为本的思想下，重农轻商在封建社会保持着其一惯性地位，因而，以谋利为主的商业活动，自古就被视为俗举。唐代科举考试中，商家子弟跟市井之徒一样，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。

重雅轻俗的雅俗之辩，在古代中国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但是，什么样的才是雅，什么样的才是俗？从来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，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地位，不同的身份，甚至不同的人物，都会有不同的雅俗观。

在方言方面，每一块方言土地都经过融合的浪潮，文白层次较多的方言更应该是多次的不同方向的浪潮造就的。

在人口的多次迁移中，瑞安话曾加入官方的“文讲”，也曾加入异乡的“土讲”。小的浪潮来自地

区性的通语，或者是民族共同语的变体，所谓“官话乡音”。大的浪潮可能来自人口大迁徙，远如太伯迁徙吴越，近如福建闽人进入瑞安。

有学者认为，也可以借用“波浪理论”的比喻。关系疏远的语言如同高差悬殊的岩岸与海水，即使惊涛拍岸，岩石上也只能留下有限的水渍，千百年也许才能蚀掉有限的陆地，这就是少数相互借词的产生。

而或地壳沉浮，高岸为谷成沧海，深谷为陵变桑田，即是一种语言胜利的图像。关系密切的语言如同海水和平缓的沙岸，潮汐时至，几十里一片汪洋，间或露有参差的“底层”，海水回落，也会留有片片的水洼。潮起潮落，都是真正融合的景象。

所以，面对“严正色”的文读法，和“讲搅调（或讲趣笑）”的白读法，我们可以认为，大俗即大雅，大雅即大俗。“严正色”和“讲搅调（或讲趣笑）”不存在雅俗之别，并无明确界限。

